



▲王維潔老師於繪畫前牆上中

杏林

醫學院的生命樹

Faculty of medicine de life tree

王維潔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日下午六時，本校醫學院宋院長瑞珍教授與建築系王維潔老師共同為醫學院東側大廳馬賽克鑲嵌壁畫「杏林」舉行揭幕。現場並有諸多醫界前輩，如郭國鈞、韓良誠醫師、藝術家陳信明老師及校友會長李仲堯老師等人一同見證此一溫馨畫面。這幅意味深長的鑲嵌壁畫是王維潔所創作尺幅最大的作品，並且由於現代馬賽克施作未能比照拜占庭時代之材料緊密相接的工法，使得因白描勾縫過大，畫面色澤因而褪退而貧乏。王老師乃以兩週時間，站於桌椅凳之上，使用麥克筆與蠟筆將勾縫填上顏色使得畫面重現鮮明豐富。由於王維潔老師作此畫時正逢政治上藍綠惡鬥之際，痛心之餘，王維潔大量使用不同色相的綠藍及鵝黃色，來創造出豐盛的色彩層次與內涵，並表達多元之融合方是完美的寓意。尤其是藍中有綠，而綠中有藍，更富深義。此馬賽克壁畫由蘇旦仁教授、宋院長及夫人捐款贊助執行，揭幕儀式為醫學院院慶的精采節目。以下是王維潔老師針對杏林的典故以及創作的看法提出說明：

關於杏樹，在文學上有杏壇與杏林兩個典故。杏壇，相傳為春秋時代孔丘的講學處，故今此辭泛指教育界；杏林，傳說三國時候在匡山（今日的江西廬山），有神醫名董奉，醫人無數，未取酬報。卻要求家貧者，植杏一株；家境寬裕者，植杏五株，以為回報。不數年，董奉所居的環境，長成一片廣大如海的杏樹林，董奉乃羽化而登仙，昇天去了。玩笑言之，當年的杏樹一定普遍而價廉，要換成今天，我寧可付錢，不願要上那兒去找那幾棵標杏樹呢！由於董奉的故事，如今杏樹成了生命重生的象徵與醫學界的代名詞。

此作品以Apothecary為其標題之英譯。Apothecary是杏樹，Jovium為公元前三百五十年左右，希臘大儒亞里士多德講學的地名，用此二字托喻學院與重生之寓意也。

考查杏樹，本出於阿拉伯，中世紀經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而傳入歐洲大陸。在古代此樹稱為amygdalum，後變音成amand，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杏仁。杏仁之功效，不消說，大家都懂。杏仁之拉丁文與意大利文稱為mandorla，或mandorle。這可是基督教藝術常出現的要角。Mandorla為杏仁，



(上)宋院長與王維老老師共同揭幕
(中)揭幕當天現場
(下)杏林馬賽克壁畫

它的形狀像陰道的開口，故在西方世界一直是生命之源的象徵。約翰福音所強調耶穌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此在許多基督教藝術的表現上，耶穌與耶和華上帝常出現在杏仁的形狀中，象徵著基督之道就是耶穌那生命重生之路。保羅書信送羅馬人書，全篇深入探討死的內涵，與重生的意義。此生命之口，本地或有逕由發音譯為曼德拉者。

由三國董奉的典故，到生命之源的象徵，杏林的本質就在生命二字。

我從事藝術史教學與藝術創作多年，深深地瞭解要讓每一位觀者都喜歡同一件藝術品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要讓觀者能了解創作者的企圖，進而加以尊重，卻又不是那麼困難。譬如說，當我創作這幅馬賽克壁畫時就已設想過，或許那一天，就有這麼一

成，創作，英文說的composition，含蓄地表達了對杏林生命之源的詮釋。

含蓄正是宣傳與藝術之分野。越是含蓄的創作，越耐人尋味，藝術價值也越高。含蓄之作往往具備多重詮釋的可能性，也正是比較成功的藝術創作的必要條件。設想一位成大醫學院的朋友，由停車場走來，老遠就看到幾棵形象寫真的杏樹，進得大廳，發現果真是否樹，請問他是驚喜呢，還是覺得無聊！或許天天這樣地走進走出，對於怎麼看都還是幾棵杏樹的作品，不覺得厭煩才怪。如果有這麼一位朋友，由醫學院停車場走來，老遠就看到大廳內恍惚顫動的光影，正不知是何物，等到進入大廳，看到一幅色彩繽紛，線條顫動，近似樹林的半抽象作品，即近於說明，看清幾位奉獻者的姓名以及杏林二字，點點頭，會心一笑；或者天天這樣地走進走出，卻每次略有不同的看法。

果能這樣子，我想我的作品就不算太失敗了。僅以此創作心得，與醫學院諸君們分享。